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贈荅三

贈何劭王濟一首

并序

傅長虞

良曰王隱晉書云傅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也舉孝廉拜太子洗馬後為

司隸校尉

助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

向曰劭襲封助陵郡公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劭襲

封助陵郡公

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

善曰王隱晉書

曰王濟為國子祭酒

並以明德見重於世咸親之重之

善曰尚書曰先

王既勤用明德漢書曰霍光情猶同生義則師友善曰左氏傳曰

以張安世篤行光親重之鄭罕駟豐同生孫卿子曰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

而亦作銑曰俄頃也有頃武子亦遷侍中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劭為散騎常侍遷侍中傳暢晉諸公讚曰王濟左

遷國子祭酒數年入為侍中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然自恨閭

劣雖願其繾綣而從之未由翰曰二賢謂何劭王濟也慶善也繾綣猶親密也咸

自言恨閭劣願與親密而官爵去遠從之未由禮隔也善曰漢書曰灌夫竇嬰兩人相得歡甚無厭左氏傳臧昭伯曰繾綣從公無通

內外毛詩傳歷世無效且有家艱濟曰歷世謂歷職言歷庶功也家艱謂父母憂也

善曰書曰歷試諸難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于蓼心存目替善本無此一句賦詩申懷以

貽之云爾良曰替廢也心常在於何王而目不相見故申懷以贈二君善曰蒼頡篇曰懷抱也薛君韓詩章句曰

云辭也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向曰太清天也列宿二十八宿也紫微天帝宮也謂列宿

曜之善曰鶡冠子曰上及泰清下及太寧赫赫大晉朝明

明闢皇闈銑曰赫赫盛矣謂晉朝之盛闢開闈門也謂開門以待賓也善曰左氏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

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張衡吾兄既鳳翔王子亦龍

飛翰曰吾兄謂劭也王子王濟也鳳翔龍飛喻君子得用善曰吳質答文帝牋曰曹烈曹丹加以公室枝庶骨肉舊恩其龍飛

鳳翔實雙揚游蘭渚一離揚清暉濟曰離之精為鸞鳳喻君子也蘭渚比中其分也

書省揚謂揚舉清風以生光暉也善曰鸞離喻王何也蘭渚喻中書也王逸楚辭序曰蚪龍鸞鳳以託君子漢書曰長麗前挾光曜明

也二離日月也攜手外玉階並坐侍丹帷良曰玉階丹帷皆天

子之殿庭善曰毛詩曰攜手同行西都賓曰玉階形庭毛詩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曹植娛賓賦曰丹帷擘以四張金璫

綴惠文煌煌發令姿向曰璫耳珠也惠文冠名煌煌光也言冠文彩增發於令善之姿容也

善曰董巴輿服志曰侍中冠弁大冠加金璫附蟬為文漢書曰昌斯邑王賀冠惠文冠音義曰今侍中所著也服度通俗文耳珠曰璫其

榮非攸庶繾綣情所希豈不企高蹤麟趾邈難

女選二十五卷

追

銑曰此榮非庶幾所能及但親密之情是所希望豈不慕高軌但蹤跡邈遠難可追攀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庶冀也廣雅

曰希庶也司馬彪莊子注曰企望也蔡邕袁陽碑曰邈矣高蹤孰能克茲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臨川靡芳餌

何為守空

善本作空守

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已也

善曰芳餌以喻令德也歸田賦曰徒臨川以羨魚吳越春秋大夫種曰深川之魚死於芳餌魚食也莊子曰任公為大釣犗牛以為餌

淮南子曰黃帝化天下也漁者不爭坻

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

濟曰咸時出為與州

刺史將發如枯槁之葉待風之飄也逝往違離也善曰槁葉自喻也毛詩曰籜兮籜兮風其吹女鄭玄曰木葉槁得風乃落毛詩曰逝

將去汝毛萇詩違君能無戀尸素當言歸

良曰離君豈能無眷戀但

自恨尸祿素餐當歸也善曰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人但有質朴無治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

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歸身蓬革廬樂道以忘饑

向曰蓬革廬

廬草菴也言歸此以樂先王之道將忘其饑也善曰劉向雅琴賦曰潛坐蓬廬之中禮記孔子曰儒有單門圭實毛詩曰泌之洋洋可

以樂饑毛萇曰言進則無去補退則恤其私

濟曰云補謂以言補

闕恤私謂憂其家私善曰漢書諸葛豐曰臣誠願之但願隆獨恐未有去補廣雅曰云有也論語曰退而省其私

引美王度日清夷

良曰但願二子盛大美之道為王之法度日益清平夷平也善曰東觀漢記

陳元上疏曰挾瑕摘豐掩其引美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招之詩曰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仲長子昌言曰警蹕清夷

荅傳咸一首

郭泰機

向曰傳咸集序云河南郭泰機寒素切戲之後因咸贈詩故作此荅之善曰傳咸集曰河南郭泰機寒素後門之士不知余

庶能為益以詩見激切可施用之才而况沉淪不能自拔於世余雖心知之而未如之何

此屈非復文辭所了故直戲以荅其詩云

故直戲以荅其詩云

皎皎白素絲織為寒女衣

銑曰皎皎潔白也素絲喻才也寒女衣者謂已賤而負美才

善曰素絲喻德寒女喻賤也傳咸贈詩曰素絲豈不潔寒女難為容崔駰七言曰皎皎練絲退濁汗曹植閑居賦曰願同衾於寒女

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執之猶有才而不見用也善

曰言不見用也傳咸贈詩曰貧寒猶手
拙操杆安能工古詩曰札札弄機杼
天寒知運速况復鴈

南飛濟曰言天寒日月速而鴈南飛逐暖所以多感也善曰言歲之方晏以喻年之將老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楚

辭曰鴈雍雍而南遊衣工秉刀尺弃我忽若遺良曰衣工謂傳咸也刀尺謂執政事也執其刀尺弃人之寒如遺者也善曰衣工喻傳咸也張衡人

不取諸身世事焉所希向曰言人不能及身自求當代之事焉所希冀也善曰言凡人皆

不能怨已及物取之於身故世間之士况復已朝餐曷由知

我饑銑曰朝餐謂咸先食祿也曷何也由何由知我饑者刺咸不庶已不人也善曰言已朝餐而忘我饑猶居貴而遺我賤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陸士龍向曰集六為顧彥先贈婦二首為婦答亦二首此是婦答而云贈婦集者

悠悠君行邁瑩瑩妾獨止善曰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行邁靡靡又曰獨行瑩瑩

河安可踰末路隔萬里京室多妖冶粲粲都人

子濟曰瑩瑩孤也妖冶美兒粲粲衣服鮮明兒都亦美也人子士女也善曰上林賦曰妖冶閑都毛詩曰西人之子粲粲衣服

又曰彼都人士鄭玄儀禮注曰女子子者女子也別於男也

佳麗良可美衰賤焉足紀良曰京室織麗良可美也衰賤何足紀錄妻自謂也善曰雅

閑雅謂妖麗也許慎淮南子注曰擢引也毛詩曰巧笑倩兮楚辭曰美人皓齒嫋以姱戰國策司馬喜曰趙佳麗之所出高誘曰佳大也

麗美也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錄也

遠蒙眷顧言銜恩非望始翰曰遠蒙眷顧言謂

夫先寄詩也銜恩謂銜此恩德不敢冀望如此者也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鄭玄曰顧念也左氏傳鄭伯曰非所敢望魏文帝哀已賦

曰蒙君子之博愛浮海難為水游林難為觀銑曰言夫世過望之渥恩

容色貴及時善曰毛詩曰容色難為容態也善曰林海以喻上京也言遊上京難為容色也孟子曰觀海者難為水

朝華忌日晏皎皎彼姝子灼灼懷春粲向曰忌畏晏晚也言

容色貴及其時朝華木槿也木槿花暮落故去畏日晚也皎皎明淨

兒彼姝謂彼都美人也灼灼盛兒懷春如春華之美善曰說文曰

高

木槿朝華暮落古詩曰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牖牖毛詩曰彼姝者子又曰有女懷春毛萇曰懷思也毛詩曰今夕何夕何夕見此粲者國語曰

女三為粲亦美貌西城善雅舞摠章饒清彈濟曰西城摠章皆出伎樂善曰陸

機洛陽記曰金墉城在宮之西北角魏故宮人皆在中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尚衣能歌舞一時冠絕孫盛晉陽秋傳隆議曰其摠

章技即古鳴簧發丹脣朱絃繞素腕良曰簧笙也朱絃謂箏琴也素腕在

上彈故云繞也善曰毛詩曰吹笙鼓箏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丹禮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洛神賦曰攘皓腕

猶電揮雙袂如霧散華容溢藻幄哀音善本作入響字

雲漢向曰輕裾雙袂運轉微速猶電霧矣藻幄謂飾之以文也入雲漢言哀響之遠也善曰張衡舞賦曰裾若飛燕袖如迴

雪徘徊相侔散若電伐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封禪書曰雲布霧散洛神賦曰華容阿那杜預左氏傳注曰幄帳也列子曰薛談學謳

於秦青辭歸青錢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張湛曰二人薛秦之善歌者

知音世所希非君誰能讚銑曰希少讚美也善曰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希孔安國論語注曰稀少也希與稀通釋名曰

稱人之美曰讚也棄置北辰星問此玄龍煥向曰北辰星不移動喻已也玄龍喻

美言言奔不移之心而問美艷之色善曰北辰星不移也玄龍喻美女也言奔彼北辰之心而問此玄龍之色畿好色而不好德陸雲

代彥先贈婦詩曰何用結中款仰指北辰星石氏星讚曰軒轅龍體主后姬然此唯取眾姬即指西城摠章宮人不論於后也龍色多玄

故取時暮復何言華落理必賤濟曰時暮謂老也復何言以喻時暮復何言華落理必賤自歎也言容華衰落於理

當見賤也善曰毛詩序曰華落色衰復相棄背

答兄機一首

陸士龍

向曰機自吳王郎中寄詩與雲故有此答

悠遠塗可極別促怨會長良曰悠行極至也言行遠塗路可至別則在近所會之時則長

戀行邁興言在臨觴善曰機贈詩曰行矣怨路長怒焉傷別促鄭玄禮記注曰極盡也曹子建送應氏詩曰別促會日長

南津有絕濟北渚無河梁銑曰南津北渚謂當彼恭人興言出宿

時送別處絕濟無梁皆無橋也善曰言已心有絕濟而可旋機行無河梁而可涉也韋昭漢書注曰直渡為絕爾雅曰濟渡也機詩曰

我若西流水子為東時岳故云南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

北以報之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商善曰言已形雖留而神實往故曰神往同逝言之感形留悲參

商之隔左氏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閔伯季曰實沉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閔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沉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世曰唐叔虞故參衡軌若殊迹牽牛

非服箱濟曰衡軌也軌車後木也牽牛星也箱亦車也兄弟相依當如衡仇而今殊迹牽牛有名不堪服車亦猶有兄弟之名而不得同聚善曰機詩曰安得同攜手契開成駢服故答云衡軌若殊其迹則類牽牛不以服箱也毛詩曰睨彼牽牛不以服箱

答張士然一首

陸士龍

行邁越長川飄飄冒風塵通波激枉渚悲風薄

丘榛翰曰激急也枉渚曲渚也丘墓榛棘也善曰新序孔子張注曰冒蒙也西都賓曰與海通波楚辭曰朝發枉渚又曰哀江介之悲風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

脩路無窮

迹井邑自相循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廣雅曰循從也善曰周禮曰百

城各異俗千室非良隣言風俗各異無親善之隣謂吳漢之異善曰謝承後漢書曰黃琬拜豫州刺史威邁百城禮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論語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晏子春

秋曰願有良隣則見君子也歡舊難假合風土豈虛親感念桑梓

域善本翽翽眼中人濟曰歡舊既殊風土又異不可假人虛親也感此憶桑梓而思見親識也眼中人謂親識也善曰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楚辭曰時

靡靡日夜

遠眷眷懷苦辛良曰靡靡行兒眷眷顧之將深也善曰毛詩曰行邁靡靡毛萇曰靡靡行兒也韓詩曰

眷眷懷顧古詩曰輶軻長苦辛

答盧諶一首

劉越石良曰晉書云劉琨字越石漢中山靜王之後初為博士永嘉中為并州刺史與盧志親善志子諶琨先辟之後中郎段匹碑領幽州牧諶求為匹碑別駕諶有戡及

詩與琨故有此答琨竟為匹碑所害也善曰王隱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靜王之後也初辟太尉隴西秦王府未就尋為博士未之職永嘉中為并州刺史與盧志親善志子謀琨先辟之後為從事中郎段匹碑領幽州求為別駕謀牋詩與琨後琨為段匹碑所害

琨頓首頓首

善本無頓首二字

損書言及詩備辛酸之苦言

暢經通之遠日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喜

善本不作悲字向曰思事則悲閱文則喜善曰張平子書曰酸者不能不苦於言漢董仲舒對策曰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玩猶愛弄也

歡然以喜

善本有

昔在少壯未嘗檢括

善曰蒼頡

度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

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喜

善本不作嘉字

阮生

之放曠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

銑曰老子莊周

之書以大小是非為一貫阮生阮籍也執性不以法俗自拘言少小縱誕慕此齊物放之事以為厚薄哀樂不關於心善曰老莊老

聃莊周也阮生嗣宗也莊子有齊物論臧榮緒晉書曰阮籍放誕不拘禮教蒼頡篇曰曠踈曠也列子曰身非愛之所能厚身亦非輕之

所能薄愛之或不厚晉之或不薄此似反也自厚自薄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非順也亦自厚自薄信命者亡壽天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都亡所信亡不信直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之謂也

自頃朝由張

困於逆亂

善曰朝張鷟懼之貌也楊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寇侏張翰與侏古字通

家國破

亡

親友彫殘

善曰崔鴻前趙錄曰劉聰僭即位于平陽又曰聰遣從弟曜攻晉破洛陽

又曰遣子粲攻長安

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

此二句善本置在負

杖行

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

濟曰塊然獨居曰哀謂哀其國家殘喪憤謂憤其賊臣寇亂也

善曰淮南子曰卓然獨立塊然獨處禮記曰公叔禺人時復相與

舉觴對膝破涕為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

暫足歡譬由疾疫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得乎

良曰排推慘憂也刻謂刻之數也一日一夜一百刻數刻謂少時也

銷除也言舉酒破悲涕以為笑推一卅之憂求少時之樂亦猶一丸

之藥而欲銷彌年之疾豈可得也善曰刻漏也說文夫才生於

曰以銅盛受水分時晝夜百刻也毛萇詩傳曰彌終也

世世實須才

善曰蘇武答本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

和氏之璧焉

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隨掌天

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

良曰郢楚也隨隨疾也和璧明珠雖出隨楚其實玩亦不專在於隨楚此喻謀不得獨留於珉處也

善曰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孫卿子曰和氏之璧為天下之寶史記

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

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爾

善本作耳

然後知明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

善本作忘也

也

銑曰明老子名周莊子名也我慕齊物縱誕之事遭此逆亂至於分析始知彼為虛妄也

昔駮驥倚軒於吳阪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

駮驥

古之良馬也軒轅也良樂孫陽也並日有人以驥馬駕鹽車馬倚轅而不肯行遇孫陽以已馬易得竟為天下駿此喻珉不能知謀而匹礮

知之也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駮驥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轆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已也今僕屈厄日夕

君獨無意使僕為君長鳴乎思玄賦曰馬倚轅而徘徊鄭玄考工記注曰輶轅也古今地名曰實零坂在吳城之北今謂之吳坂良王良

也王良無遇驥之車因伯樂而連之孔融薦禰衡表曰飛兔馭良樂之所急也

百里奚非

善本無非字

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今君遇之矣勛之

而已

濟曰百里奚仕於虞虞公不用其計而亡後仕秦為大夫而秦國霸豈在虞時則愚於秦則智用與不用也今君遇之謂

謀見用於匹礮也勛勉也戒令勉力無二心也善曰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僕聞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

秦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漢書曰助勉也

不復屬意於文二

十餘年矣久廢則無次

民曰次序也現自言文章久廢無次序也善曰鄭玄儀禮注曰

屬綴也想必欲其一反故稱

指送一篇適足以彰

來詩之益美耳珉頓首頓首

向曰諫寄詩於珉故亦思珉一反報指意也珉故稱

諫意報此一篇言已詩鹵拙但足益明來詩之美善曰稱旨稱其意旨也毛萇詩傳曰適祗適也久雁厄運厄運故述喪亂多感恨之

也

厄運初遘陽爻在六

銑曰遘遇也在六謂乾卦第六畫是爻之上九也辭去亢龍有悔喻天子

運極而有窮厄之災 善曰言晉之遇災也毛萇詩傳曰構成乾也陽爻在六謂乾上九也周易曰上九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象棟傾坤儀舟覆 翰曰棟屋也天覆如屋地載如舟天地傾覆喻晉之崩亂 善曰乾坤謂天地左氏

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攘崩僑將厭焉 戰國策或謂公叔曰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 橫厲糾

紛群妖競逐 濟曰厲危也群妖謂劉聰等為亂也 善曰言劉聰之構逆也橫厲從橫猛厲也糾紛亂貌也

楚辭曰擢舟航以橫厲范曄後漢 火燎神州洪流華域 濟書岑彭曰四方蜂起群雄競逐

神州華域皆帝鄉也洪流大水也喻群賊橫亂競相奔逐如大水燎火之漂焚而為患於其中國也 善曰火燎洪流以喻亂也尚書曰

若火之燎于原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地方 彼黍離離彼稷 于里名曰神州孟子曰洪水橫流汜濫天下

育育哀我皇晉痛在心目 善本作痛心在目其一良曰離離長大兒育育生長兒皇

大也哀我大晉宗廟皆生黍稷故痛心在於目前也 善曰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毛萇詩傳曰育育長也左氏傳呂相曰是用痛心疾首

也 天地無心萬物同塗禍淫莫驗福善則虛 向塗道淫過也天地萬物同歸一道為禍過者亦無驗為福善者亦無徵嘆今盜賊為禍受福而輕室為福受殃也 善曰無心謂無心愛

育萬物即不仁也同塗謂皆為芻狗也巳見下句尚書曰天道福善禍淫

逆有全邑義無完都 郭英藻喻賢良也毒卉喻亂賊也夏

英蕊繁夏落毒卉冬敷 銑曰逆者全其邑境為義者亡其都落謂賢者天在冬敷謂寇賊橫盛 善曰逆謂劉聰義謂晉室英蕊

以喻晉朝毒卉以比胡寇也王逸離騷序曰善馬香草以配忠貞惡禽醜物以

如彼龜玉韞櫝毀諸 銑曰龜玉謂國寶也韞藏比纓伎也 善曰論語孔子曰虎兕出於

賢為匱匣而今毀之者輔佐之過也 善曰論語孔子曰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又曰有美玉於斯蘊櫝而藏之馬融

曰韞藏也 芻狗之談其最得乎 其二翰曰芻狗草狗也解者列於將之及其已陳行者踐首樵者取囊亦猶晉盛人所貴及衰人所弃

故六此談最得其理 善曰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結芻為狗也言天地不愛萬物類

祭祀之弃芻狗也然此與談老者不同彼美而此怨耳 咨余軟亂

弱弗克負荷 濟曰咨嗟也自歎軟弱不能負荷家國之事使人有言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愆釁仍彰榮寵屢加威 善曰漢書曰王尊字子伯為京兆尹

之不逮禍延凶播 善曰波協韻良曰愆過釁瑕仍重彰明也

謂忠不能存國孝不能存家是瑕過重

凶禍而遷播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侃言過也杜預左氏傳注

曰豐瑕隙也威之不建謂為聰所敗而父母遇害也凶播現自謂也言遭凶禍而遷聲類曰播散也 忠墮于國孝

愆于家斯罪之積如彼山河 向曰言喪國亡家之罪其

曰范曄後漢書世祖諷馮勤曰能盡忠於國又明帝詔曰陰興在斯

家仁孝杜預左氏傳曰愆失也山河言高深也毛詩曰如山如河斯

覺 善本不作 之深終莫能磨 其三銑曰此瑕至深不可磨滅

也 郁穆舊曰姻媿 典婉新婚 濟曰郁穆媿婉和美兒姻親

新婚與謀如兄弟也詩六媿婉新婚如兄弟也 善曰媿榮緒晉

書曰現妻即謀之從母也新婚未詳毛詩曰不思媿媿又曰媿媿之

求又曰覲 爾新婚 不慮其敗唯我是敦 善本無 裹糧攜弱匍

匍星奔 良曰慮憂教勉也謂謀昔不憂敗亂勉力於義提攜父

母投於現星奔匍匐言困而急也 善曰左氏傳晉趙

穿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毛詩曰 未輟爾駕已墮 善本作 我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星奔言疾也 亂賊已壞我家也二族謂現謀兩

門二族偕覆二孽並根 向曰輟上墮壞也爾之來駕未止

家俱被滅亡也二孽謂劉聰劉曜劉粲等作亂同是一宗故去並根

也 善曰王隱晉書曰劉聰圍晉陽令孤泥以千餘人為鄉導現來

救荷盧未至太守高嶠反應聰逐現現毘父母年老不堪牽馬步檐不

免為泥所害何法盛晉錄曰劉粲悉害謀父母三孽謂現之兄子也

張晏漢書曰孺子為孽一曰謂劉聰劉曜劉粲也班固漢書曰三孽

之起本根既朽音義曰孽木斬而復特生喻魏齊韓滅而復更生也

何休公羊傳注曰孽 猶樹之孽生者也 長斬舊孤末負冤塊 其四銑曰舊父

孤未能復父之讎也是負冤冤 善曰結上二句也舊孤謂三孽也

冤竟謂二族也王隱晉書曰現遣兄子演領兖州石勒圍演於三臺

突圍得免後演治稟兵遂不守 亭亭孤幹獨生無伴綠葉

兄少子及演妻息盡為所虜也 翰曰亭亭孤直兒以喻謀幹謂桐竹也綠葉

繫縛柔條脩罕 柔條言才能茂盛也 善曰孤幹孤生之竹

以喻謀宋玉笛賦曰倚篠異幹王逸楚辭注曰伴 朝採爾實夕

偁也說文曰縛繫采飾也宋玉笛賦曰罕節簡枝 採爾實夕

捋爾竿 協韻公 竿翠豐尋逸珠盈椀 濟曰採捋皆

長逸置也珠桐竹實也言謀道德之多採取盈椀椀小器現自喻也

善曰字林曰竿木挺也豐尋言節長盈尋也說文曰豐滿也應劭漢

書注曰八尺曰尋珠即以喻德 寔消我憂憂急用緩逝將

也逸謂過於衆類盈椀言多也

二女卷二五卷

十

去矣

善本作乎字

庭虛憤

善本作情字

滿

其五良曰言我急憂是用

矣使憤怨之情滿於虛庭也善曰去謂之匹

碑之所也逝將已見上又白虎通曰哀痛憤滿

虛滿伊何蘭

桂移植

善本無此二句

茂彼春林瘁此秋棘

向曰蘭桂喻君子也春林

喻段匹碑也秋棘自喻也言謀為匹碑左右是茂弃瓊而去是病也善曰春秋以喻匹碑秋棘瓊自喻也

有鳥翻飛

不遑休息匪桐不棲匪竹不食

銑曰有鳥喻謀也言昔

賢明之君也棲食喻食祿也善曰鳥謂鳳以喻謀也毛詩曰肇允彼桃蟲翻飛惟鳥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括地圖曰

永戢東羽翰撫西翼

翰曰戢斂也東謂幽州

鳳皇食竹實

高舉去并州也善

我之敬之廢歡輟職

其六濟曰輟止也廢歡止職思

之深也善曰毛詩曰我之懷矣又曰敬之敬之

音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

言以暢神之子之往四美不臻

良曰暢達臻至也音聲為賞識者所奏滋

味以殊異而珍重文章之作以明其言其言之作以達於神之子謂

謀四美音味文言也自謀之往無相知不復至此四美也善曰呂

氏春秋曰鍾期死而伯牙乃破琴絕絃以為世無復賞音者也淮南子曰珍其味人之所羨者也左氏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家語孔子曰言說者情之導也王肅曰所以導達其情也毛詩曰之子于征四美音味文言也

澄醪覆觴絲

竹生塵素卷莫啓惺無談賓既孤我德又闕我

隣其光光段生出幽遷喬

善本脫此二句資忠履信武烈

文昭

向曰醪酒也生塵不足玩也啓開也惺惟帳也談賓辯論之

銑曰段生段匹碑也出幽出於幽谷遷于喬木也言能資忠履信明

盛文武之道也烈盛也昭明也善曰澄醪絲竹謂香味也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談賓謂文言也臧榮緒晉書

曰鮮卑段匹碑自號大將軍楊雄侍中箴曰光光常伯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楊倫出幽升喬寵以蕃傳開

居賦曰資忠履信以進德漢武帝贈故朱崖太守董廣詔曰伐叛柔服文昭武烈曹植今曰相

旌

德本作於字弓駢駢輿馬翹翹

翰曰旌旗也駢駢調弓兒輿車也翹翹遠兒也善曰孟子曰夫招大夫以旌左氏傳陳敬仲曰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杜預云逸詩也翹翹遠也毛詩曰駢駢角弓毛萇曰駢駢調利也

子竭心公朝何以叙懷引領長謠

其八濟曰奮振也長縻喻厚祿也以

厚祿縻謀使控鑣轡而生也贈子謂贈謀言也竭盡也令盡心公朝也叙懷叙已懷也引領謂延頸望謀而長歌也善曰廣雅曰縻索也說文曰鑣馬勒傍鐵也毛詩曰何以贈之鸚鵡賦曰苟竭心於所事曹子建求親親表曰執政不廢於公朝也左氏傳云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重贈盧謀一首

良曰前詩未盡復有此贈勸謀欲共輔晉室也善曰臧

榮緒晉書曰琨詩託意非常想張陳以激謀素無奇略以常酬琨

劉越石

握中有玄璧

善本作懸璧

本自荆山璆

向曰玄璧瑞玉也荆山出王之山璆美玉

也以喻謀也善曰懸璧懸黎以為璧以喻謀也琴操下和歌曰攸攸沂水經荆山兮穴山采王王難為功兮孔安國尚書傳曰璆玉也

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

平協韻望太公名也叟老也

際也善曰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好周西伯將出獵果遇太公于渭之陽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田于渭之陽將大得非熊非羆

激千里來相求

銑曰鄧生鄧禹也激亦感也充武襲河北禹聞之北渡河追上至鄴北禹感光武千里來相求善曰東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南陽人也更始既至雒陽以世祖為大司馬使安集河北禹聞之自南陽發北徑渡河追至鄴謁上見之甚歡謂曰我得拜除長吏生遠來寧欲仕耶禹曰不願也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周易曰同氣相求

幸曲逆鴻門賴留侯

翰曰白登平城傍高地名漢高祖遭匈奴圍於此用陳平計得出曲逆平

所封地名項羽入關與高祖會鴻門羽將圖高祖用張良計謝羽得免留良所封地名善曰漢書曰陳平從高帝擊韓信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食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南過曲逆詔御史封平為曲逆侯又曰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如淳曰平城旁高之地若丘陵者

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鉤

重耳

留侯已見謝惠連張子房詩

晉文公名任用也五賢謂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小白齊桓公名也管仲射桓公中鉤即位任管仲為相善曰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子犯也魏武子魏犢也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此五人賢而有大功也左氏傳侍人披謂晉侯曰齊桓公置

苟能隆

射鉤而使管仲相杜預曰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鉤

射鉤而使管仲相杜預曰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鉤

射鉤而使管仲相杜預曰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鉤

射鉤而使管仲相杜預曰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鉤

射鉤而使管仲相杜預曰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鉤

二伯安問黨與讎

良曰伯長也謂文公桓公也黨朋也謂五賢讎仇也謂管仲

齊桓公也黨謂五賢讎謂射鉤也

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游吾衰矣

矣夫何其不夢周

向曰撫持也數子謂上太公已下也此數子皆能陳謀以靜亂故中夜撫枕歎息想

得與之同游言我衰矣不能夢聖人周公之徒為我陳策以匡晉室善曰數子謂太公已下也言數子皆能陳謀以靜亂故已想之而共遊論語曰甚矣吾衰也矣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誰去聖達節知命故不憂宣尼

悲獲麟西狩涕孔丘

銑曰誰言聖達之人知命無憂苦則孔丘亦抱麟而泣麟瑞獸魯哀公時

西狩獲之狩獵也宣孔子論尼字丘名也善曰毛萇詩傳曰去言也左氏傳曹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公羊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功業未及

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平若雲浮

翰曰琨思復晉

室故去功業未立也夕陽謂晚景喻已之老也歎時節易度如雲過也浮過也善曰家語曰孔子去脩事而能建業注曰建功業夕陽西流喻將老之人也愁康幽憤朱實墮勁風繁英落素秋

濟曰墮落也秋西方白也故曰素秋朱實繁花特就而為勁風素秋摧落也喻已事欲立而遭寇賊破敗傾倒也善曰劉楨與臨淄侯

書曰肅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輶

濟曰華蓋車蓋也駭驚摧折也輶車輅也

善曰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說文曰輶輅也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

百鍊之鐵堅剛而今可繞指自喻經破敗而至柔弱善曰應劭漢書注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鍊不耗

贈劉琨一首

并序善本

盧子諒

良曰諒在路被劉聰破遂將妻子往并州投琨後在段匹磾處憶琨前恩

故贈此詩也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死罪死罪

向曰琨嘗辟諶故稱

任此官也善曰傳子曰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封五年舉秀才歷世指承皆向郡國稱故吏漢書音義張晏曰人且上書當昧犯

而言諶稟性短弱當世罕任因其自然用安靜退

銳曰短弱尪劣罕希任用也言受性尪劣當世希用故任自然以崇退靜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鄭玄周禮注曰任用也鬼谷

子曰物有自然樂氏曰自然繼本名
也會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
在木闕不材之資處

鴈之善鳴之分
翰曰山木以不材而壽鴈以能鳴而全方之

不如木進不如鴈也
善曰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

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

其年夫子出於山舍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殺鴈烹之豎子請曰其

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

子曰昨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

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矣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

非也故未免乎累晉灼漢書注
卷異遽子愚殊甯生

曰資材量也分謂已所當得也
王有道則仕無道則懷而懷之甯武子去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

也善曰論語子曰蘧伯玉邦無道可卷而懷之又曰甯武子邦無

道則愚
匠者時時不免饌

不免充饌以饗賓喻已為匹殫時時恐不免充饌也
善曰言在木

闕不材故匠者時時在鴈之善鳴故不免充饌也
善曰言在木

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匠者不
顧廣雅曰饌食也饌與騮同

嘗自思惟因緣運會得蒙
接事

向曰得蒙接會謂從事中郎也
善曰

宋衷保乾圖注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
自奉清塵于今

五稔
向曰奉清塵者言得從後塵也稔熟也五稔五年也
善曰

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然行必塵起不敢指斥尊者故假塵
以言之言清尊之也左氏傳叔向曰謨明之效不著候人

所謂不及五稔者杜預曰稔年也
謨明之效不著候人

之譏已
善本作彰
向曰候人荷戈於道路之人言我謨明之

曰尚書曰允迪厥德謀明弼諧毛詩序曰候
人刺近小人也詩曰彼候人子何戈與役

大雅含弘量苞
山藪
括山藪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

之矣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
傳宋伯謂晉侯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

加以待接彌優款眷
逾昵與
去運籌之謀則謙私之歡

翰曰優厚款愛昵
近也言待接益厚

愛眷逾近參預帷幄之謀得偶私宴之樂
善曰廣雅曰款誠也爾

雅曰昵近也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毛詩曰

諸父兄弟
綢繆之旨有同骨肉
濟曰綢繆相親也旨意也

聶政殉嚴遂之顧荆軻慕燕丹之義意氣之間

糜善本作庶字良軀不悔雖微達節謂之可度日聶政者刺客

也嚴遂求之以殺韓相俠累荆軻為燕太子丹報讎於秦王二人皆以意氣相感糜爛其身亦不悔矣雖無上聖達節可謂不失法度

善曰聶政已見別賦荆軻已見西征賦謝承後漢書楊喬曰侯生為意氣列頸楚辭曰子胥諫而糜軀比干忠而剖心說文曰靡爛也靡與糜古字通達

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故委身之日

夷險已之銑曰苟且也言且曰有情之人誰能不思恩也委身之日謂事現時也夷平已與也言平險與之同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懷思也委身猶委質也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夷險喻治亂也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夷險杜預左氏傳注曰已

事與願違當忝外役遂去左右牧迹府

朝蓋本同末異楊朱與哀始素終玄墨翟垂涕

翰曰忝辱也外役謂事匹殫去珉之左右也牧迹府朝謂珉為司空三公有府朝也楊朱見此路乃歎曰本同末異人亦當然故興哀也墨翟見素絲而泣曰入玄則玄豈直絲染人亦有焉謀言不能遂初始之情而變也

善曰役謂別駕也對珉故謂之外愁康幽憤詩曰

而泣之為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別與化也分乖之際咸可歎慨致感之

途或迫于善本作乎字茲亦奚必臨路而後長號觀絲

而後歔歔哉濟曰歔息也言自古分離事皆然至於感傷之道有逼迫於此者何必視歧路觀素絲而後悲哭也

奚何也歔歔悲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廣雅曰迫急也楚辭曰泣歔歔而沾衿王逸曰歔歔啼貌也是以仰

惟先情俯覽今遇感存念亡觸物增眷善本作眷

先情謂亡者今遇謂見遇者感念二途逢物則重心增戀也易曰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非盡言之器言非

盡意之具矣况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有不得

至於盡言邪向曰書本非能盡言言本不能盡意况有不得

文不勝猥懣莫謹貢詩一篇抑不足以揄揚引

本莫謹貢詩一篇抑不足以揄揚引

高

美亦以摠其所抱而已

銑曰猥懣猶煩怨也貢獻揄引揚說摠舒也言不勝煩怨敬獻此詩

不足引說大美之事但舒其所抱蘊結而已引大也善曰廣雅曰猥衆也王逸楚辭注曰懣憤也班固兩都賦序曰雍容揄揚著於後嗣弘美已見上文抱或為悒

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錫以咳唾之

音慰其違離之意

翰曰肆展遂行錫賜也咳唾之音謂幸琨答詩慰此離闊之意善曰左氏傳王使

富辛如晉曰伯父若肆大惠杜預曰肆展也廣雅曰遂竟也漢書劉向曰蒙漢厚恩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竊侍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

也則所謂咸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

濟曰咸池堯樂

北里紂樂夜光寶珠也言琨能酬詩是以雅樂寶珠而報其淫聲魚目也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維書曰秦失

也謀死罪死罪也非所敢望

金鏡魚目入珠鄭玄曰魚目亂真珠謀之願也非所敢望也善曰

也謀死罪死罪也非所敢望

斯雍至止伊順

向曰濬深哲智熙興振舉弛解雍和伊是順從也惟皇謂懷帝也言懷帝有深智之德能

濬哲惟皇紹熙有晉振厥弛維光闡遠韻有來

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蒼頡篇曰闡開也韻謂德音之和也毛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

增峻三台摘即四岳

紹興晉統舉其已解之綱開先帝之遠風有來至者皆和順而從之善曰皇謂懷帝也毛詩曰濬哲惟商爾雅曰紹繼也又曰熙興也韋

六星兩兩而比曰三能也色齊為和不齊為乖說文曰摘舒也尚書帝曰咨四岳春秋漢合彙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也

伊陟佐商山甫翼周

善曰尚書曰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格于上帝毛

引濟艱難對揚王休

善曰尚書曰尚書王曰用敬保元子釗引濟于艱難毛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

非異德曠世同流加其忠貞宣其徽猷

其二良曰曠遠微美

猷道也且非異德謂琨與伊陟山甫不異雖遠代若同一流又加忠正宣揚帝王之美道也善曰言琨之德苟不異於昔賢雖復與之

曠世若同一流也班固議曰漢興以來曠世歷年廣雅曰曠遠也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毛

伊謀陋宗昔邁嘉惠申以婚姻著以累

有徽猷

詩曰君子有徽猷

世

向曰陋宗謂卑陋之姓遭遇也婚姻謀妹嫁琨弟也著明也累世從父至子也 善曰爾雅曰遭遇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

暢往事左氏傳呂相曰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婚 義等休戚好姻范曄後漢書孔融謂李膺曰與君累世通家

義等休戚好

同興廢熟去匪諧如樂之契

其三向曰義善戚憂也言相為好憂美與廢皆同之

諧和契合也誰謂不能如樂聲之和合也

善曰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爾雅曰諧和也說文

約也 王室喪師私門播遷

銑曰王室晉室也喪師劉聰破洛陽也播散遷移也謂謀

散移奔琨也 善曰喪師謂為劉聰所敗也左氏傳會于洮謀王室也國語曰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法言曰屈國喪師戰國策曰破公家

而成私門列子曰岱與負嶠二山沉於大望公歸之視險忽海仙聖播遷者巨億計也聲類曰播散也

艱 翰曰謂望琨歸之也將輕忽其艱險 善曰左氏傳晉趙孟曰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吳季重與曹丕書曰雖云幽深視險若

夷 茲願不遂中路阻顛仰悲先意俯思身愆

其四

翰曰中路阻顛謂被賊害父母也仰悲父母遇害之事乃身之過也 善曰阻顛謂謀父為劉粲所害也

大鈞載運

良辰遂往瞻彼日月迅過俯仰

濟曰大鈞造化也載則運移也言造化則移良

時日月之度迅疾如俯仰之間也

善曰鵬鳥賦曰大鈞播物孔時國尚書傳曰載行也莊子曰天道運行楚辭曰吉日兮良辰鄭玄

禮注曰遂猶因也毛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莊子老聃謂崔曜曰其疾也俛仰之間杜預左氏傳注曰俛俯也

成今惟

昔口存心想借曰如昨忽為疇曩

其五良曰感傷今時思昔在琨處不

離心口也借假也疇曩昔遠也言日月假如昨時忽成昔遠 善曰毛詩曰借曰未知蒼頡篇曰昨隔日也爾雅曰曩久也

疇曩

伊何逝者彌踈

良曰伊是逝往也疇曩是何自問也言已往之事大理益踈也曩昔也 善曰呂氏春秋

曰死者彌久 温温恭人慎終如初

銑曰温温寬柔兒恭人謂生者彌踈 温温恭人慎終如初 琨也終始如初不變易也

善曰恭人謂琨也毛詩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老子曰慎終始則無敗事

覽彼遺音恤此窮

孤譬彼樛木蔓葛以敷

其六翰曰遺音謂琨先遺謀詩有憂恤之意窮孤謙自謂也樛木枝

下曲者蔓葛依此敷布也謀自言附琨而起也 善曰遺音謂謀父之言也窮孤謙自謂也爾雅曰恤憂也禮記曰恤孤獨以逮不足范

曄後漢書曰何敞謂宋由曰節省浮費賑卹窮孤樛木喻琨也詩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

妙哉蔓葛得託

樛木葉不雲布華不星燭承侔卞和質非荆璞

樛木葉不雲布華不星燭承侔卞和質非荆璞

光明也侔齊也卞和獻玉之人因以為玉名言蒙琨奉承齊卞和之

王而我之質非荆山之璞也善曰妙猶微也封禪書曰雲布霧散

薛君韓詩章句曰承受也謂受恩鄭玄周禮注曰侔等也韓子曰楚

子中奉而獻之武王也眷同尤良用之驥駟其七良曰尤良

所親之臣驥駟駿馬也言我受眷顧同王良才用之於駿馬也善

曰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無恤御簡子杜預曰郵

無恤王良也尤承亦既焉眷亦既親飾獎駑猥方駕

與郵同古字通駿珍向曰駑猥惡馬也以喻已也駿珍喻賢良也方齊也言奉眷

禮記曰凶年乘駑馬廣雅曰駑駘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猥物凡也西

京賦曰方駕授養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駑以方駿猥以方珍也賈

逵國語注曰珍寶也彌諧靡成良謨莫陳庶覲箕狐趙有與

五臣其八銑曰彌輔諧和也輔和之道不成良謀妙策無可陳述

也狐趙晉文公臣也五臣則謂狐偃趙衰等也善曰尚書曰謨明

彌諧五臣之從晉文猶謀之事劉氏無敢望同狐趙之立大功有志

與彼五臣俱履危厄賈逵國語注曰覲望也五臣已見上五臣奚與契闊百羅

善本作

曰奚何也百羅謂百憂也言五臣與文公同契闊憂苦亦同我與

身經危難也善曰言五臣何故敢與五臣契闊逢於百羅毛詩曰

死生契闊又曰我生之後逢此身經險阻足陷幽遐善曰言

百羅毛萇曰離憂也離一作羅義由恩深分隨昵加綢繆委

臣同也左氏傳楚子曰晉義由恩深分隨昵加綢繆委

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心自同匪他其九濟曰分節昵近也綢繆纏綿也言蒙親愛委

繆已見上文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委心歸昔在暇日妙尋

計願子勿辭毛詩云豈伊異人兄弟匪他善曰分猶節也綢

眷同尤良用之驥駟

其七良曰尤良

承亦既焉眷亦既親飾獎駑猥方駕

與郵同古字通駿珍向曰駑猥惡馬也以喻已也駿珍喻賢良也方齊也言奉眷

彌諧靡成良謨莫陳庶覲

箕狐趙有與

五臣其八銑曰彌輔諧和也輔和之道不成良謀妙策無可陳述也狐趙晉文公臣也五臣則謂狐偃趙衰等也善曰尚書曰謨明彌諧五臣之從晉文猶謀之事劉氏無敢望同狐趙之立大功有志與彼五臣俱履危厄賈逵國語注曰覲望也五臣已見上

五臣奚與契闊百羅

善本作

心自同匪他

其九濟曰分節昵近也綢繆纏綿也言蒙親愛委

通理尤彼意氣狹

善本作是節士

善曰言五臣何故敢與五臣契闊逢於百羅毛詩曰死生契闊又曰我生之後逢此身經險阻足陷幽遐善曰言百羅毛萇曰離憂也離一作羅義由恩深分隨昵加綢繆委臣同也左氏傳楚子曰晉義由恩深分隨昵加綢繆委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

情以體生感以情起

向曰體親也情緣親生感激之理

趣舍同

善本作要窮達斯已

善曰言今乃知意氣節士之流思情以體信而乃生感善曰言今乃知意氣

合止也言進止之理不能激射而取也但任窮通於此而止謂止於匹碑處也善曰言既感厚恩而吉凶惟命救之趣舍無所要求窮

逢任其所止也六韜太公謂武王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喜怒不
等趣猶向也舍猶置也列子孔子曰脩一身任窮達所謂樂天知命
無憂者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志也道德於此則窮達一也

由余片言秦人是憚

銑曰由余戎王臣也使秦怪穆公宮室壯大也憚難也而穆公難之
以脩德也善曰史記秦繆公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
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何也

日磾效忠飛聲有漢

飛忠孝之聲於漢此喻匹磾也善曰金日磾已見西征賦思玄賦曰蓋遠邇以飛聲

桓桓撫軍古賢

作冠來牧幽都濟厥塗炭

其十一濟曰桓桓武貞撫軍謂匹磾為撫軍將軍幽州牧

冠謂在衆賢上也塗泥也炭火也百姓遭亂如陷墜於泥火之中而
匹磾能濟彼塗炭也善曰劉琨勸進表曰撫軍幽州刺史臣磾尚

書曰勗哉夫子尚桓桓漢書曰陳遵張竦為後進冠小雅曰牧臨也尚書曰有夏昏虐民墜塗炭

挫民阜 良曰挫摧也阜盛也善曰周禮曰以阜人民鄭玄曰阜盛也

朝右 向曰謬誤也右上也疲隸惡賤謀自比也言誤以我為別駕

為汝南太守教掾吏曰其憲憲章朝右委功曹陳蕃也

上懼任大下欣施厚實祗

高明敢忘所守

其十二銑曰祗敬也高明謂匹磾也言實敬之不敢忘其職守

大而守重管子曰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也毛詩曰高助令終鄭
玄曰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也漢書谷永曰有守者循其職也

相彼反哺尚在翔禽孰是人斯而忍斯心

翰曰相視也

鳥鳥猶能反哺誰是人而能忍此父母之讎而無心者善曰毛詩
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小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也斯心謂謀

父母見害之心也晉語國人誦共世子曰是人斯而有是是也

每憑山海庶覲高深

憑依覲見也高深謂瓊也言每依山海庶得相見也善曰山海以
喻瓊也李斯上書曰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

能成其深

遐眺存亡緬成飛沈

其十三濟曰眺覲也緬遠也

沈眺望也善曰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

長徽已纓逝將徙舉

去收跡西

踐街哀東顧

良曰徽索也纓謂匹磾所辟也逝往也言往將
移舉收彼西踐之跡街悲哀在東而顧也善

曰長徽已纓謂被匹磾所辟類乎徽纆之繫於已也周易曰繫用徽纆說文曰嬰繞也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

曷云途

遼曾不咫尺步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其十四向曰曷何
遼遠也言何云途

路之遠我心為咫尺步之間也豈不能早夜而行恐彼多露濡已畏匹禪疑其二心也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八寸曰咫毛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然貞女以露 絲絲女蘿施于松標 銑曰絲多而不往喻已懼威而不行 松標喻匹禪也 善曰女蘿自喻松標謂現也毛詩曰葛與女蘿施于松栢廣雅曰標末也 稟

澤洪幹晞陽豐條根淺難固莖弱易彫操彼織

質承此衝颺 其十五翰曰稟受也晞乾豐茂操執也織質謂微機要之事也說文曰幹本也楚辭曰夕晞余身乎九陽毛萇詩傳曰晞乾也颺喻亂也鹽鐵論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 織質

寔微衝颺斯值誰謂言精致在賞意 齊曰寔是值逢致至賞識

也言誰謂我精蘊至在識意也 善曰莊子曰可以言論者物之粗者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者也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 不

見得魚亦忘厥餌 良曰餌鉤上食以引魚也 善曰餌猶筌也莊子曰筌者所以得魚也得魚而忘筌

言者所以在意 遺其形骸寄之深識 其十六向曰言我遺也得意而忘言 喪形骸投之遠識深識謂現之意也 善曰莊子曰申徒兀者也謂子產曰吾與夫子遊有九年矣而未曾知吾兀者也今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

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先人 金 隱几 良曰先王命論曰淵然深識 作

人也願養也潛山巢許之徒也隱 于其也 善曰毛詩曰先民有作爾雅曰願養也莊子曰古 奈隱机而卧嗒然似喪其

偶 仰熙丹崖俯澡綠水 於和自附眾美 良 熙熙也澡浴也言如此之人不和於人而人自和不附於美而美自附 善曰說文曰熙燥也謂暴燥也莊子曰古之治道者智與恬交

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又曰無不亡也 慷慨遐蹤有愧高旨 其十七良曰慷慨歎也歎此遐遠之蹤不能追之也故有慙高人之意旨意也 善曰言心慷慨慕古賢之遠蹤而事與願違故有愧高

旨 爰造異論肝膽楚越惟同大觀萬塗 善本作一 轍 良曰異論謂有讒現於匹禪肝膽喻近楚越兩國名喻遠也言平生親近之心遂為阻遠現常懷大觀之理萬端為一轍也

善曰謂現被謗也臧榮緒晉書曰衆人謂現詩懷帝王大志莊子仲尼謂常季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高誘淮南子注曰肝膽喻近也楚越喻遠也同大觀謂現也鶡冠子曰達人大觀乃見其符 死

文子曰聖人由近知遠以萬異為一同也淮南子曰萬殊為一也 生既齊榮辱奚別 銑曰以大觀之道則榮辱死生齊而無別 善曰列子楊朱曰生齊死齊賢齊愚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齊貴齊賤齊王仲宣七釋
曰均同死生混齊榮辱也
處其玄根廓然靡結
其十八翰曰玄根無

形類自然之根廓空也處此玄根體空無結闕也
善曰廣雅曰玄道也張衡玄圖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始莫與為先廣

雅廓空也靡結謂體道虛通心無怨結也
福為禍始禍作福階
濟曰禍福相生遞為階始

善曰言無常也韓詩曰利為用本福為禍先越記曰禍為福先福為禍堂
天地盈虛寒暑周迴

良曰萬物滋繁為盈枯槁為虛寒盡則暑來終而復始故言周迴也
善曰言物極必反也周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又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夫差不祀豐在勝齊句踐作伯祚自會稽

其十九向曰吳王夫差敗齊於艾陵而驕為句踐所滅故云不祀豐兆也亡國之兆在於破齊句踐先為夫差所敗棲于會稽而今之滅

吳也是棲會稽謂滅吳之福也祚福也言珉亦當興復晉室也
善曰以喻聰也史記曰吳王夫差北伐齊敗於艾陵越王句踐敗吳吳

王遂自剄死滅吳也以喻珉也史記曰句踐已平吳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九命為伯又曰夫差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也
邈

矣達度唯道是杖形有未泰神無不暢如川之

流如淵之量
銑曰邈遠也遠矣美珉也杖據也言據道而行體雖謂人所屈伸智則無不通矣川流謂不闕也

淵量喻其深也善曰達度亦謂珉也何晏論語注曰泰自縱泰也漢書音義曰暢通也毛詩曰如山之包如川之流家語齊大夫子高

適魯見孔子曰而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海淵之為大也
上弘棟隆下塞民望
其二十翰曰珉能興

復晉室上大夫國家梁棟下滿萬人之望也塞滿也善曰周易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鄭立禮記注曰塞滿也左氏傳師曠謂晉侯

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贈崔溫一首

字道儒

善曰集曰與溫太真崔道儒何法盛晉錄曰溫嶠字太真又曰崔悅

盧子諒

逍遙步城隅暇日聊游豫北眺沙漠垂南望舊

京路
良曰隅城角也眺遠視也沙漠流沙也垂邊也舊京洛陽也洛陽被燒破故云舊京善曰毛詩曰俟我於城隅暇日已

見上文曹植蟬賦曰始遊豫乎芳林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曹子建白馬篇曰揚聲沙漠垂
平陸引長流岡

巒挺茂樹中原厲迂飈山阿起雲霧
向曰陸平地岡巒山也

拔厲作廷疾也颺風也山阿山曲也游子恒悲懷舉目增求慕

良儔不獲借舒情將焉訴銑曰謀旅官幽州故云游子借俱也恨不得與嶠悅等俱

游也善曰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李陵書曰舉目言笑誰與為權曹子建應詔詩曰長懷求慕楚辭曰向長風而舒情遠

念賢士風遂存往古務朝鄙多俠氣豈唯地所

固翰曰賢士風謂古之良將之風也務取也北稱胡也鄙邊也言朝邊非但有游俠之氣亦地之堅固善曰楚辭曰伊思兮往

古爾雅曰胡北方也鄭玄周禮注曰都之所居曰鄙漢書曰趙地北通燕涿高氣勢也

李牧鎮邊城荒夷懷南懼濟曰李牧趙將嘗屯鴈門故云鎮邊城荒夷匈奴也善曰史記曰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代居鴈門

備匈奴匈奴小入詳此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其

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說文曰懷念思也趙奢正疆場亦秦人折北慮

濟曰趙奢亦趙將疆場趙之邊界奢守趙界秦軍自摧無侵北之慮也善曰史記曰趙奢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令趙奢將救之大敗

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左氏傳曰疆場之患一彼一此

時遇良曰謀自云寄客於匹磾蒙寬容之政得委身事之是與時

獲宥及於寬政君之惠也又恨以駑蹇姿徒煩非善曰

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字子御向曰非子蒙造父之後善御者謀自言我鈍駑之姿徒

驚蹇之乘不聘千里之塗史記曰大維生非子非子居大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大丘人言之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

非與飛亦既弛負擔忝位宰黔庶苟云免罪戾何

暇收民譽銑曰弛廢也黔庶人也譽聲美也言廢負擔之役忝職理人且免罪至身而已何有容暇以收人之美聲

也善曰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又曰晉悼公即位公宮之長皆民譽也倪寬以殿黜終

乃最眾賦翰曰倪寬為左內史愛人而不忍急切租在後當免官人聞恐失之乃勉力相率或載或擔却為眾賦之先

也殿後最先也善曰漢書曰倪寬遷左內史時裁闕狹與民相假貸以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皆恐失之大家

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繼何武不赫赫遺愛常在去濟曰何武字君

屬不絕課更以最上公為楚內史仁厚居官無赫赫之名去後常有遺愛為人思之赫赫盛良善曰漢書曰何武為大司空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

思 古人非所希短弱自有素何以敷斯辭惟以

二子故良曰古人謂倪寬何武希聖也短弱謀自謂也有素謂素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素猶故也二子謂崔温也

答魏子悌一首向曰魏子悌亦為劉琨從事與謀同官

盧子諒

崇臺非一榦珍裘非一腋銑曰崇高榦枝也為高臺非

堪為裘然為裘非一狐腋之能成喻為國亦資眾賢之力

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

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多士成大業群賢濟弘績翰曰

業者資眾賢以成大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高祖征伐定天下縉紳之徒騁其智謀並成大業

遇蒙時來會

聊齊朝彥跡翰曰朝謂琨府胡朝也彥謂悌也言我蒙遇其時得

也漢書蒯通曰顧此腹背羽愧彼排虛翮翰曰舟人孟

時平時不再來

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也腹背之毳增之不能高減之不

能下堪自言我腹背之毳愧對悌六翮之用也善曰韓詩外傳曰

晉平公遊於河而嘆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舂人孟胥跪而對曰

主君亦不好士耳何患無士乎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右千人何

謂不好士乎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

之毳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右

容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寄身蔭四岳託好憑三益

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濟曰四岳諸侯謂劉琨匹磾也友直友諒友多聞為三益友謂悌也

言我寄身於琨得託於悌也善曰四嶽謂劉琨也四嶽已見上文

論語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昔孔子遇程子於塗雖傾蓋而語終朝至於大論分義我與悌過於

昔人善曰鄒陽上書曰白頭如新傾蓋若故左氏傳曰楚子文訓

兵終朝而畢李固與賓卿書曰開廓大分綢繆恩信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

安不異易協韻以俱涉晉昌艱共更飛狐厄向曰晉

為石勒所攻飛狐塞名嘗為賊所得劉琨與謀悌往伐之為賊所敗

奔安次故云同險易厄難也善曰易夷易也王隱晉書曰惠帝以

敦煌土界闊遠分立晉郡又曰晉昌護匈奴中郎將別領戶然時段

匹磾為此職謀在磾所難斥言之故曰晉昌也

晉中興書曰石勒攻

樂平劉琨自伐飛
孤口奔安次也
恩由契闊生義隨周旋積銑曰契闊厄難也周

旋相追逐言恩義之道自此深厚
善曰契闊已見上文
豈謂鄉

曲譽謬充本州役幽州別駕也
論行匹碑辟謔為幽州別駕故曰本州之役已見上文

我感悲欣使情惕理以精神通匪曰形骸隔濟

悲今別離欣昔同聚今我情之驚懼也然理迹苟通不以形遠而為

非精神之不通
善曰毛萇詩傳曰惕惕猶切切也楚辭曰眾人莫可與論道

形骸已見上文
妙詩申篤好清義貫幽蹟恨無隨侯

珠以酬荆文璧良曰篤厚蹟深也悌之贈詩申其厚好義貫

詩如荆文之璧也下和獻璞至楚文王始剖得良玉故云荆文璧荆

楚也
善曰小雅曰蹟深也隨侯珠已見上文荆楚也韓子曰楚人

荅靈運一首

謝宣遠向曰靈運先寄愁霖詩於瞻故有此荅

夕霽風氣涼閑房有餘清開軒滅華燭月露浩

善本作
皓字
已盈銑曰霽晴也軒門扇也盈滿也言月露之色太盛盈

春秋曰冬不用翬清有餘也軒牕也蜀都賦曰高
軒以臨山秦嘉贈婦詩曰飄飄帷帳熒熒華燭

寢者亦云寧銑曰無物役謂無事役已也寧安也
善曰孫卿子曰是謂以已為物役也

唱懷勞奏所誠善本作成字翰曰愁霖謂靈運所寄也懷勞

序云亦從
歎彼行旅艱深茲眷言情善曰靈運愁霖詩

善曰魏文柳賦曰行旅仰
而迴眷毛詩眷言顧之
伊余雖寡慰殷憂暫為輕牽

率酬嘉藻長揖愧吾生良曰慰安也言我情雖少安為得

德之稱也言雖牽率酬其所贈然揖靈運之德而自愧也
善曰長

門賦曰伊余志之慢愚兮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左氏傳智伯

曰牽率老夫以至於此文賦曰嘉藻麗之彬彬漢書曰麗
食其長揖不拜陸機贈潘岳詩曰儉曰吾生明德惟允

於安城荅靈運一首

善曰謝靈運贈宣遠序曰從兄宣遠義熙十一年正月作守安城其年夏贈以此詩到其年冬有荅

謝宣遠

條繁林彌蔚波清源逾

善本作逾字

濬華宗誕吾秀之

子紹前胤

銑曰蔚盛濬深誕生紹繼胤緒也之子謂靈運也言子孫之賢益宗族深盛也謂靈運能繼其緒善曰

阮德猷荅棗道彥詩曰體直響正源深流清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貴族必有應斯舉者毛萇詩傳曰誕大也大矣后稷十月而生也廣

雅曰秀美也毛詩曰之子于征尚書曰俾克紹前烈孔安國尚書傳曰胤嗣也

吐芳評鴻漸隨事變靈

善本作雲字

臺與年峻

其一翰

纏綿也微善也謂風雅相善也烟焜和氣也芳評芳信也謂贈詩也漸進也隨事變祿秩進變也靈臺喻德也言靈運之德年益高峻也

善曰綢繆已見上文周易曰天地烟焜萬物化醇演連珠曰肆義芳評鄭玄禮記注曰評問也鴻漸以喻仕進雲臺以喻爵位也周易曰

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為儀李願阮彥倫誄曰累土積功以為雲臺淮南子曰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脛高誘曰臺高際於雲故曰雲臺也

華萼相光飾嚶鳴

善本作嚶嚶

悅同響

濟曰華萼喻兄弟也嚶鳴兩鳥之聲也言

我與爾文章相和亦猶鳥之嚶鳴而悅其同聲響也光明也華飾也善曰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鄭玄曰與者諭弟以敬事兄兄以

榮覆弟也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曰其鳴之志似於求友也

親親子敦余賢賢吾

爾賞

良曰子以親而厚我賞識也我識爾之賢才也善曰禮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又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論語曰賢易色

比景後鮮輝方年一日長

向曰比光景與汝則在後鮮明方年則一日

長於汝也善曰言比景後爾鮮輝方年長爾一日也說文曰景光也孔安國論語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

爾萎葉愛榮條涸流好河廣

其二銑曰萎葉涸流自喻也榮條河廣喻靈運之德

茂深也善曰萎葉涸流自喻也王逸楚辭注曰枝葉早萎痛絕落潘安仁河陽詩曰峻巖敷榮條文賦曰豁若涸流楚辭曰江河廣而

無徇業謝成操復禮愧貧樂

翰曰徇營也言營事業無成遂本志不克已復禮居

貧樂道故云愧也

善曰司馬彪莊子注曰殉營也論語子

幸會

果代耕符守江南

善本作江南

曲

濟曰幸會得此祿剖符守於安城安城臨江故云江曲也善

日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履運傷在

上農夫祿足以代耕漢書曰初與郡守為竹使符也

苒遵塗歎緬邈 良曰苒苒流易也緬邈長遠也言所履之運

四時運行各得其序張茂先勵志詩云日與月與苒苒代謝

陸機贈馮文熊詩曰遵塗遠蹈又擬古詩曰緬邈若飛沉

存所欽我勞一何篤 其三向曰布懷抱所敬於靈運也言

康秀才詩曰思我所欽我勞如何徐幹

答劉禎詩曰我思一何篤其愁兼三春

肇允雖同規翻飛各 善曰毛詩曰肇允彼桃蟲翻飛惟鳥異

異槩 銑曰肇始允信槩節也言我初始信與爾同規摹及騰舉之

量也凡槩以平量故言槩而顯

迢遞封畿外窈窕承明內 翰曰承明殿名宣守安城故云封畿外靈運為秘書監故云承明內

迢遞遠自窈窕深也 善曰宣遠為安城守故云封畿外靈運為祕

書監故云承明內也毛詩曰京

尋塗塗既睽即理理亦 善

畿千里承明假京洛而言之也

作已

對 濟曰內外殊職故云塗睽賢者處內不賢者居外亦理之

字 相對也 善曰內外殊職是塗睽也賢愚異任是理對也

絲路有恒悲矧迺在吾愛 其四良曰揚朱墨習感於素

而乖別也 善曰絲路已 踔 傾 行安步武鍛 殺 翻周數

見上文又絲或為蹊也

伺 向曰踔舉足也言我舉足而行安於一迹之內鍛翻而起不過

數伺之上言志之小也 善曰漢書公孫瓚曰吳失與而無助

而乖別也

見上文又絲或為蹊也

伺

向曰踔舉足也

言我舉足而行安於一迹之內

鍛翻而起不過

數伺之上言志之小也

善曰漢書公孫瓚曰吳失與而無助

踐行獨進如淳曰踔以一足行鄭玄禮記注曰武迹也淮南子曰飛

鳥鍛羽許慎曰鍛殘羽也莊子曰有鳥焉其名為鵬搏扶搖羊角而

上者九萬萬里斥鷃笑之曰我騰躍而上不過數

仞而下此亦飛之至也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

豈不識高遠

我豈不知高遠之美材德不及違常而往恐有悔吝歲寒喻老也半

路謂五十已上也逾益峻難也年老至是其情益難也 善曰阮籍

詠懷詩曰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儀郭象莊子注曰亦猶鳥之自得

於一方也周易曰君子舍之往吝窮也言位高而愈懼也莊子孔子

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戰國策曰或謂秦王

曰日行百里者半於九十九此言末路之難也

量已畏友朋勇

退不敢進 銑曰量其已材薄劣畏其友朋故難進而勇於退也

善曰庾元規讓中書表曰量已知弊左氏傳凍敬仲

曰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晏子

春秋曰上士難進而易退也

行矣勵令猷寫誠酬來評

其五向曰勵勉也言勉汝善道寫我誠心以酬其來問也言此以相

誠酬對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補亡詩曰賓寫爾誠曹

其五向曰勵勉也

言勉汝善道寫我誠心以酬其來問也

言此以相誠酬對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

補亡詩曰賓寫爾誠曹

其五向曰勵勉也

言勉汝善道寫我誠心以酬其來問也

言此以相誠酬對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

補亡詩曰賓寫爾誠曹

其五向曰勵勉也

言勉汝善道寫我誠心以酬其來問也

言此以相誠酬對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

補亡詩曰賓寫爾誠曹

其五向曰勵勉也

言勉汝善道寫我誠心以酬其來問也

言此以相誠酬對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

補亡詩曰賓寫爾誠曹

其五向曰勵勉也

植與吳重書曰得所來評文采委曲

西陵遇風獻康樂一首

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襲封康樂侯

鄭玄禮記注曰獻猶進也又曰古者致物於人尊之曰獻

謝惠連

濟曰靈運襲封東樂公惠連是靈運弟尊之故去獻也西陵蓋所居之西

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發趣途遠有期念離情

無歇成裝候良辰漾舟陶嘉月

翰曰指擬趣向也成裝謂裝束成就也候

時也良辰安靜無風時也漾舟泛舟也陶樂也嘉月謂其春月也善曰趣向也許慎淮南子注曰裝飾也良辰已見上文蜀都賦曰流

輕舟楚辭曰陶嘉月兮總駕騫王英兮自脩爾雅曰陶喜也

瞻塗意少悰還顧情多闕

其一良曰悰樂也闕謂闕常情善曰韋昭漢書注曰悰樂也

哲兄感此婢

別相送越垆

林

銑曰哲兄謂靈運也此亦別也越度也林外謂之垆善曰兄謂靈運也漢書公孔謝王鳳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

毛詩曰有女似離慨其嘆矣毛萇曰此別也匹視切爾雅曰野外曰垆

飲餞野亭館分袂

澄湖陰悽悽留子言眷眷浮客心迴塘隱艫棧

遠望絕形音

其二濟曰袂袖也湖水曲也水南曰陰留子謂靈運往也浮行也行客惠連自謂也悽悽

眷眷悲戀兒迴塘曲岸也艫舟也棧棹也言舟隱曲岸望聽不見其形音也善曰毛詩曰飲餞于禰范曄後漢書曰郭伋遂止野亭韓

詩曰眷眷懷顧孔安國尚書傳曰浮行也南都賦曰靡靡即長分背迴塘說文曰艫船頭也韋昭漢書注曰棧棹也

路戚戚抱遙悲悲遙但自弭路長當問誰

善本作誰

濟曰靡靡行兒戚戚憂傷也既就長路憂傷而抱遠悲弭止也言悲久但自止無人可語之也善曰楚辭曰居戚戚而不解楚辭曰汎

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古詩曰愁思當語誰

情彌遲

翰曰行道雖遠想戀之情遲遲然不能絕也善曰陸機赴洛詩曰行行遂已遠韓詩外傳曰孔子之去魯遲

遲乎其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折江湄

其三良曰浦陽浙江皆江名也汭水之父

入也湄水岸也善曰酈善長水經注曰浦陽江水導源烏傷縣而經止虞縣孔安國尚書傳曰水北曰汭晉灼漢書注曰江水至會稽

山陰為浙江郭璞山海經注曰今錢塘有浙江

屯雪蔽會嶺驚風涌飛流零雨

潤墳澤落雪灑林丘

銑曰蔽障也曾嶺高山也飛流謂浪起也落雪言二月半時尚有餘雪灑

謂散灑於林木之上也

浮氛晦崖巘積素或原疇曲汜

善曰毛詩曰零雨其濛

薄停依

通川絕行舟

其四向曰巘山之險積素謂雪也或亂也積雪之色

亂於原野曲汜窮瀆也謂窮瀆之中舟皆停上通流之勢絕而不行善曰爾雅曰重巘嶺也三逸楚辭注曰泊上也泊與薄古字通韓詩外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隊隱也行旅已見上文上林賦謂徐羨之等曰通川過於中庭魏文帝善哉行曰洋洋川流中有行舟臨津不

得濟佇楫阻風波蕭條洲渚際氣色少諧和西

矚

善本作瞻字

興游歎東睇起淒

善本作淒字

歌

翰曰津濟度處佇久立也蕭條空寂

良也氣色少諧和謂風雲錯逆也西矚思與兄游故起歎息睇視也淒歌即此詩也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臨津不濟還轅息鄒爾雅曰竹久也家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也

積憤成疾痲

善曰韓詩曰言累積憤怨成其疾病也菅草可以忘憂也

無萱特如

何

善曰韓詩曰言得萱草言樹之肯願言思伯使我心痲薛君曰諠草忘憂也萱與諠通痲音悔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一首

善曰沈約

宋書曰元嘉三年徐羨之等誅徵顏之為中書侍郎范中書蓋謂范泰也

謝靈運

銑曰顏延之范泰俱為中書侍郎舊園即會稽始寧之園也宋大祖遣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仕故有此作也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邴合久欲還

東山

向曰張良貴極願弃人事邴萬容色官養志自脩言我辭滿不謂多祿謝病不待老年偶然與二賢合意輒自免官歸會稽山也善曰漢書張良曰今以三寸舌為帝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弃人間事欲從赤松子學道輕舉又曰琅邪邴漢亦有清行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云東山謂會稽始寧也檀道鸞晉陽秋曰謝安有友東山之志每形之於

聖靈昔迴眷微尚不及宣何意衝飈激烈火

縱炎煙焚玉發岷峯餘燎遂見遷

濟曰聖靈謂宋太祖也迴眷謂眷顧

於心也微小也謂已小為高尚之志不及宣用也衝飈謂徐羨之等為亂於廬陵王并及賢良故云焚玉發岷峯也靈運時為廬陵王司

李宅

李宅

李宅

李宅

馬初被遷永嘉守故去餘燎遂見遷也 善曰聖靈謂高祖也陸機

弔魏文帝柳賦曰行旅仰而迴眷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權在大臣

靈運攝弱異同非毀執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為永嘉太守衝

投 毆已見上文尚書曰火炎崑崗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沙理既迫如叩願亦愆 翰曰賈誼被出為長沙王傳司

馬相如謝病歸臨中言我被遷

既逼迫歸願亦失也愆失也 善曰漢書曰賈誼以謫居長沙長沙

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又曰卓文君謂司馬長卿曰第如臨

叩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為生何至自 長與歡愛別永絕平

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叩第但也

生緣浮舟千仞壑摠轡萬尋巔 銑曰親愛緣為從頭

斷絕也千仞壑謂江

也萬尋巔謂止也言所歷危險 善曰緣因緣也戰國策蘇代曰水

浮輕舟春秋繁露曰水赴千仞之壑而不旋似勇者家語孔子曰善

御者正身以摠轡 流沫不足險石林豈為艱 銑曰呂梁

琴賦曰青壁萬尋 三十里石林之險山名也以此比所經涉之艱此未足為艱難也

善曰列子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流沫三十里見一丈夫遊

之以為有苦使弟子並水而承之數百步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堂下

孔子從而問焉曰蹈水有道乎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楚辭曰焉有

石 閩 旻 中安可處日夜念歸旋 向曰閩中東越之名

林 言彼邊不可安處而

日夜思歸 善曰漢書曰故越王無諸世奉越祀

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韋昭曰東越之別名也 事蹟兩如

直心愜三避賢 濟曰躡頓也兩直謂邦無道如矢邦有道如

矢三避賢謂太祖三微不就也言我遭困頓

亦猶抱二直所以避三賢之路 善曰言史魚有道無道行俱如矢

而已有道則見召無道則左遷故云事蹟兩如矢直而已雖遷終無

悔吝心愜三避之賢韋昭漢書注曰躡頓也謂顛仆也說文曰躡跌

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記曰孫叔敖相

楚三去相而不悔知其 託身青雲上栖巖挹飛泉 翰曰

非已罪也三避三黜也 託身青雲上 栖巖挹飛泉 託寄

也青雲上言所居高也挹酌也飛泉石上泉也 善曰 盛明盪氛

昏貞休康屯遭殊方咸成貸徵物豫采甄 良曰

謂太祖也盪氛昏謂平徐羨之也貞正休美也言用正美之道以安

屯難也殊異之方皆成恩施故我微細之物豫及采錄也甄錄也

善曰盛明貞休謂太祖也言以盛明之德而蕩氛昏之徒又以正美

之道以康屯遭之俗也解朝曰遭盛明之世周易曰乾元亨利貞又

曰休否大人吉鄭玄曰休美也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也周易曰屯

如遭如沈約宋書曰太祖登祚徐羨之等徵靈運為祕書監再召不

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文子曰殊方偏國

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說文曰貸施也魏明帝豫章行曰於斯誠

微物能不懷傷悴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感深操不固質弱易板日鏗

言我感慮之深然執操不能堅固體質既劣易為板纏也言就徵也善曰謂應徵也感深感荷情深也楚辭曰悲靈脩之浩蕩何執操之不固應璩與陰中夏書曰體正者則檢曾是反昔園語往實

款然曩基即先築故池不更穿向曰曾則也則是還其故園語往謂昔有

此語款然謂歎其所欲曩昔也言昔隱居之處不如其穿築善曰毛詩曰曾是在位廣雅曰款愛也爾雅曰曩久也謂久舊也仲長子曰築基起功莊子曰相告梁木有舊行壤石無遠延濟

所取土石不勞遠引善曰劉歆甘泉賦曰桂林雜雖非休憩而成行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

地聊取永日閑衛生自有經息陰謝所牽翰曰言此故園

雖非休憩之地聊取永日閑暇而攝衛自有其常也亦猶畏影之人背之而走不知就陰而止影也所牽謂俗務所牽也善曰毛詩曰且以永日鄭玄曰永引也莊子南榮趺曰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也司馬彪曰生謂衛護其生全性命也

夫子照情素探

懷授往篇良曰夫子謂顏范也言二人明我情之本故探已懷抱寫誠授所往之篇善曰史記蔡澤謂慮疾曰公

孫鞅之事孝公也披心腹示情素素猶實也王仲宣詩曰探懷授所歡願醉不顧身

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

可善本無見羊何共和之一首鏡曰臨海郡名

嶠山頂也疆中地名羊羊蟾何何長瑜此詩與惠連今見羊何二人可共和之也善曰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桂林頂遠則嶸尖疆中沈約宋書曰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頴川荀雍太山羊蟾之文章常會共為山澤之遊時人謂之三友

謝靈運

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善曰楚辭曰覲杪秋之遙夜與子別山

阿含酸赴脩吟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向曰脩長也吟

田間陌也袂袖判別也言於中流執袖就別欲去而情不忍也善曰說文曰吟井田間陌毛萇詩傳曰判分也毛詩曰彷徨不忍去

云

顧望脰

豆

未梢

於

汀曲舟已隱

濟曰脰頸也梢正也汀水岸也言相望之頸未

正而舟已隱於曲岸也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脰頸也陸彥聲詩曰相思心既勞相望脰亦梢說文曰梢疲也梢與梢通文字集略曰

汀水際

隱汀絕望舟驚棹逐驚流欲抑一生歡并

奔千里游

翰曰驚疾也抑止也并共也言欲止一生之歡共汝奔千里游也善曰海賦曰驚浪雷奔言遠別已為

抑歡千里逾加離思列子公孫朝曰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古詩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復日落當棲薄

繫纜臨江樓

良曰纜舡索也日暮栖薄纜舡於江樓之上善志曰從臨江樓步路南上二里餘左望湖中右傍長江也豈惟夕情斂憶爾共淹留

言夕色雖斂憶汝之情轉增淹留也善曰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

淹留昔時歡復增今

日歎茲情已分慮况乃恊悲端

向曰追念昔歡更增悲歎以分思慮况合

秋序乎悲端謂秋序也善曰潘岳哀永逝曰憶舊歡今增新悲悲端謂秋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也

南蠻戚戚新別心悽悽久念攢

秋泉鳴北

感動人使其憂傷又念昔贊聚於心也善曰爾雅曰巒山

攢

攻別心旦發青谿陰暝投刻

中宿明登天姥

莫岑

濟曰聚念能攻激別離之心也青谿谿名水南曰陰暝暗也

古刺中縣名有天姥山皆行歷處也善曰楚辭曰夕投宿於

石城漢書曰會稽有剡縣吳錄地理志曰剡縣有天姥岑

高高入雲霓還期那可尋

入雲霓言高也那可尋謂迷舊路也善曰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

入雲羊祜請伐吳表曰高山尋雲霓潘安仁在懷縣詩曰感此還期

儻遇浮丘公長絕子徽音

良曰浮丘公古仙人徽美也言我儻遇此仙公長絕

子美音信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毛詩曰太姒嗣徽音

酬從弟惠連一首

銑曰酬報也報前西陵遇風獻詩也

謝靈運

寢瘵謝人徒滅迹入雲峯

向曰瘵病也徒眾也言我卧病謝時人之眾滅迹入於雲

峯也峯山也善曰爾雅曰瘵病也

大玄經曰老子行則滅迹立則隱形

巖壑寓耳目歡愛隔

音容永絕賞心望長懷莫與同末路值令弟開

顏披心曾其一濟曰巖壑山水也歡愛謂惠連也寄情山水與爾隔音容也翰曰言無敢望有識我心者長懷代人

無有堪與同事末善也衰老始得逢令弟開解我心曾也令弟謂惠連善曰潘安仁詩曰歲寒無與同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應

我室散帙問所知夕慮曉月流朝忌曛日馳良

散帙謂開書帙也相問古今所知之事欣然相樂朝夕不疲畏日月之流馳忌畏也曛日晚也善曰莊子善養曰余逍遙於天地之間

而心意自得也說之曰帙書衣也王逸楚辭注曰曛黃昏時也悟對無厭歇聚散成分離

其二銑曰以言悟相對無厭息也然人理有聚散遂成分離也善曰言事無常故聚而必散成有分離也莊子曰禍福相生聚散以成

分離別西川迴景歸東山別時悲已甚別後情

更延傾想遲去嘉音果枉濟江篇向曰西川即惠連別處也東山靈運

所居也言迴別之景歸於東山也遲待也傾心待爾音信果然與我詩也濟江篇則重心連與靈運詩也善曰爾雅曰延長也遲猶思

也果猶逐也辛勤風波事款曲洲渚言其三善曰風波

日思面叙款曲洲渚既淹時風波子行遲務協華京想詎

存空谷期猶復惠來章祇足攬余思儻若果歸

言共陶暮春時其四濟曰務趣也言觀時之趣但合旂官之

果歸言惠連別時有歸言也此言如果當共暢樂暮春之時也善曰廣雅曰務遠也華十京猶京華也郭璞遊仙詩曰京華遊俠窟毛詩

曰皎皎白駒在彼谷毛詩曰胡逝我梁祇攬我心陶言也見上文暮春雖未交仲春善

游遨善曰未交謂暮春氣節與仲春未交也山桃發紅萼野

蕨漸紫苞翰曰蕨山菜也漸進長也苞叢生紫謂紫色也善

漸苞孔安國曰漸以延長苞叢生也嚶鳴善本作已悅豫幽居

猶鬱陶良曰鬱陶哀思也此時山鳥鳴悅我幽居懷汝之情猶

衡曰幽居而靜處也澹自守尚書曰鬱陶乎

予心顏厚有怵惓孔安國曰鬱陶哀思也

夢寐佇歸舟釋

十二

我吝與勞

其五向曰佇待也夢寐待之還解我吝恨與憂勞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數日之間

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

心毛詩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五





